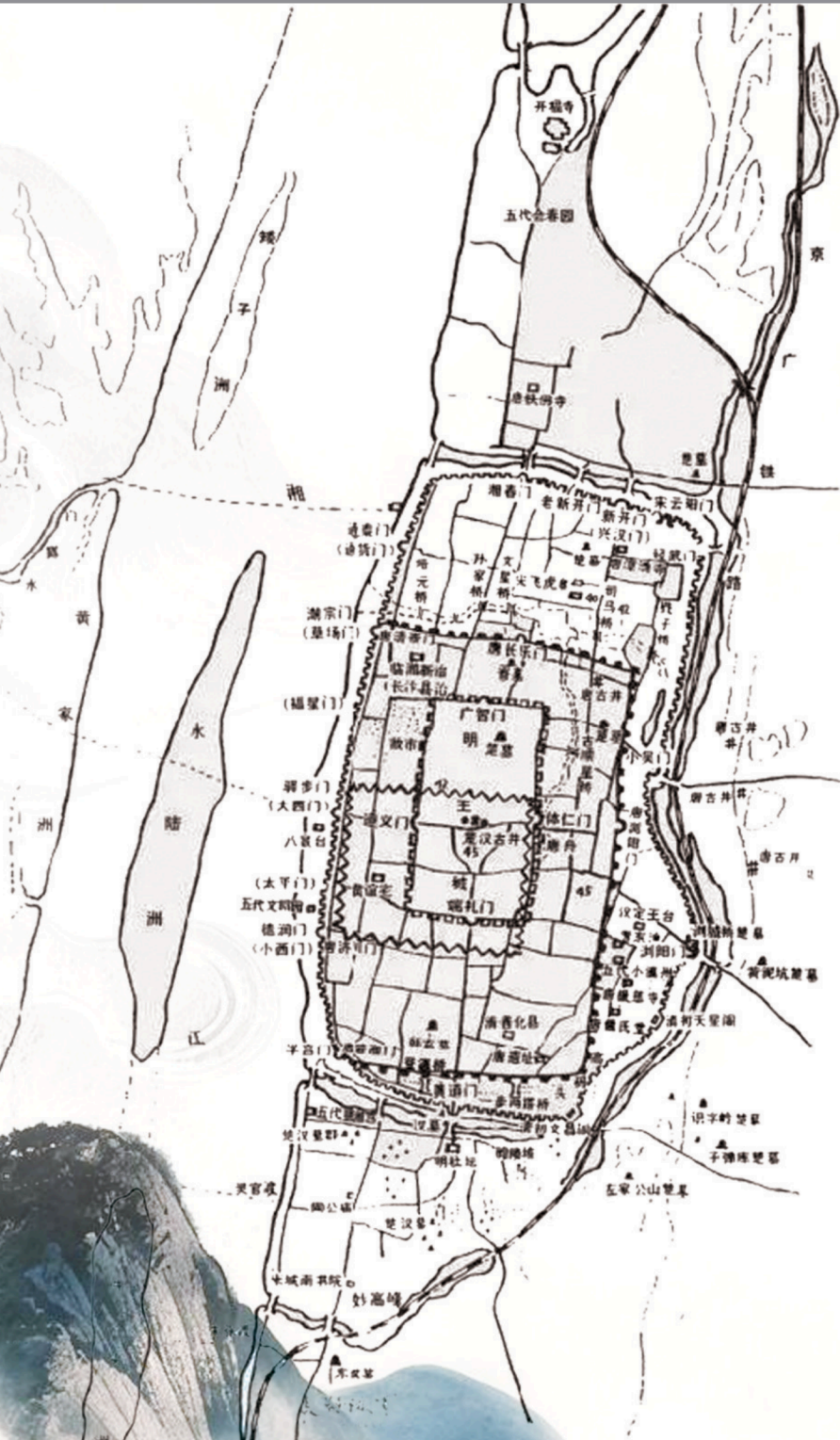


千年岁月层层堆叠,地名便是长沙镌刻在土地上的年轮。

从五一广场的千年圆心,到水塘密布的城郊脉络,再到拆墙拓界后乡土地名的纳入——长沙三千年的生长年轮,完整镌刻在每一个街巷名号之中。

这些扎根市井的古老地名,是长沙最珍贵的城市记忆。

城市未来仍将不断更新生长,但这些沉淀岁月的地名年轮会始终留存,守护山水洲城一脉相承的城市根脉与人文底蕴。



药王街,古时长沙的药材一条街。组图/袁召辉

唤醒长沙三千年

文/常立军

如果铺开一张清末长沙老地图,再叠加如今的卫星影像,便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从古至今,长沙城宛若一株古树,循着地势一圈圈向外生长扩张。这些岁月留下的痕迹,深深烙印在街巷地名之中,完整记录着它从一方夯土城垣,逐步演变为现代化都市的历程。

地名,是城市空间生长最朴素的记录者。保护好历史地名、延续城市记忆,既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,也是国土空间规划“守住根脉、传承文脉”的应有之义。

今天,我们一同循着长沙的地名印记,品读这座城池沉淀三千年的生长年。

五一商圈 刻录历代王城的流变

长沙最早的城建选在哪里?就在今天的五一广场。

两千多年来,这座城市的中心几乎没动过。这是城市的第一圈年轮。考古学家在这里挖出过战国时期的夯土城墙、汉代长沙王的宫署、三国孙吴的简牍、宋代的木构排水渠。从楚国建城算起,历朝历代的官署一直在五一广场一带。

如此稳定的城市中心格局,在国内大型城市中并不多见。

从汉长沙国的临湘城开始,到马楚的王宫,再到明王朝“一座藩王府,半个长沙城”的规模,王城在长沙的城市建置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。

碧湘街是马楚时期的城外行宫。东牌楼是明藩王府的牌楼门。司门口是吉王府护卫军总指挥署的门口,位于王府南门端礼门外,因吉王府仪卫司得名。藩后街是明藩王府的后街,因位于清代布政使署(俗称藩司)后墙北侧而得名,其格局可追溯至明代吉王府。走马楼是王府东侧花园内的长廊形建筑,因建筑高大宽敞,可容马匹通行,故得名“走马楼”。

把这些地名连起来便是一幅历代王城的流变图景。

城市规模扩容之后,城内街巷逐步划分功能分区,地名也烙印下旧时各行各业的痕迹。药王街古时集中经营药材贸易,织机街聚集纺织作坊,铜铺街遍布锻铜商铺。

街巷的功能也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迭代。

潮宗街依托古城朝宗门修建,早年紧邻湘江码头,是全城粮油集散的物流核心。时至今日,古老麻石街巷格局完整保留,传统业态更替为咖啡馆、文创店铺与特色民宿,狭窄街巷与小开间的空间肌理未曾改变,依旧适配慢行逛街的城市节奏。

伍家岭,如今是城市重要的立交枢纽。



郊野岭塘 暗藏聚落演化的轨迹

确定城市核心之后,古人顺应天然地势向外拓展。

长沙城北、西、南三面丘陵环绕,腹地依托湘江形成冲积平原。识字岭、银盆岭、黄土岭、伍家岭、阿弥岭,一众带“岭”的地名,都是城区内天然岗地。

明代长沙东段城墙,便沿着识字岭至浏城桥的高地走势修建。银盆岭扼守湘江西岸渡口,黄土岭掌控城南出城要道,伍家岭坐镇城北古驿道,连绵岭地,共同勾勒出古长沙早期的边界轮廓。

城市有城,自然也有郊野。古代长沙的郊野,大多是丘陵地带的农田,虽然今天已经看不到那些田园风景,但地名却记住了那些属于历史的风景。

清代长沙城东面、南面密布水塘,侯家塘、东塘、砂子塘、左家塘——这些名字现在都是市中心,但在百年前,它们是一条串联成链的水塘群。

地名暗藏聚落演化的轨迹:先民先开凿水塘灌溉,继而开垦耕地、定居聚居,慢慢形成小型集市。以姓氏命名的水塘,清晰标注着农耕年代,家族聚落最初的繁衍痕迹。

不少古时城郊军事地名,如今也融入城市腹地。

营盘路、协操坪、校正街,承载着长沙厚重的兵家历史底蕴。辛弃疾曾在营盘路一带安营练兵,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”流传千古。八百年光阴更迭,昔日军营阵地,已化作车流不息的城市主干道。



2010年的五一广场。

园冲坪垅 记录着城市的迭代生长

到了民国,长沙城市发展迎来全新阶段。1923年起长沙拆除古城城墙,铺设新式马路,彻底挣脱了千年城池的封闭束缚,城市发展不再受旧有边界限制,开始向外大幅拓展,逐步覆盖昔日城郊的菜地、稻田与郊野空地,城市空间迎来规模化扩张。

韭菜园是这段城市变迁极具代表性的缩影。清末这里地处浏阳门外城郊,整片区域以韭菜种植为主,是长沙近郊典型的蔬菜产区。粤汉铁路长沙站点落成后,与小吴门火车站毗邻的韭菜园交通区位大幅升级,原本的郊野农田一跃成为重要交通节点。

铁路的开通改变了这片城郊土地的命运。1937年,国立长沙临时大学(西南联大前身)租用韭菜园湖南圣经学校作为校舍,人文文脉在此落地生根。抗战结束后,湖南省政府迁入办公,片区功能再度升级。

百年之间,韭菜园依次完成农田产区、交通枢纽、文教高地、城市核心的四次转型,地名始终不变,静静记录着城市的迭代生长。

丝茅冲、潘家坪、左家垅皆是同理。“冲”“坪”“垅”都是典型的湖湘农耕地貌称谓,旧时均位于城外乡野。

位于识字岭的时桥公园。



位于砂子塘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,设计理念为“星宫”,是未来的文化新地标。



侯家塘:湖南体育的“地标”——贺龙体育馆。

